乡愁大理

麦雀飞过山岗

■ 赵建钧

“我行其野，芃芃其麦。”

“麦黄风吹，麻栎花开，山麦熟了，再不开割，麦子就喂雀了。”父亲拉长声音说。那时父亲的声音中气十足，长而有力，父亲二十多岁，我五六岁。

麻栎树叶从铁条样的枝上绽开，新绿、嫩绿、浅绿，直至深色的油绿，从叶间垂下长长的如穗白花。风从远处山岗上过来，将麻栎树叶翻开又合拢，风来一树花白，风去一山披翠。青梅如蜡泪大小隐于叶下，梨花散尽，梨子睁开兔儿眯眯眼。

时间的坐标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，农村的生产单位是生产队。父亲母亲是生产队的社员，他们的任务是参与生产队的劳动，按劳动工分分配劳动所得，养活包括爷爷、妹妹和我组成的一家。我的任务是领妹妹玩，逗逗寨子里的鸡猫狗，不时偷摘树上还不成熟的果子；瞎逛，和伙伴们满山遍野地疯跑，风来吹倒，爬起，雨来淋湿，躲树下，雪来，在野地里打滚，兴奋得大声嘶喊，像野草一样地慢慢长大。

麦子是人类驯化的最古老植物物种之一，据史书记载，在9000多年前的西亚就有小麦存在，5000多年前经人类驯化，成为人类普遍种植的粮食作物。稻子、麦子和玉米是当今世界的三大主粮，麦子制成的各类食物成了人类餐桌上最具人间烟火气的食品。不论地域种族信仰，人们桌上的食物中，小麦制作的各类食品都是主角。

麦，作为中国传统的五谷之一，在石器时代就是北方广泛种植的作物，《诗经》中有：“爰采麦矣？沬之北矣。”“丘中有麦，彼留子国。”《说文解字》中，麦有八个品种。成书于西汉年间，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农学著作的《氾胜之书》中非常详细地记载了小麦的生产过程。剑川海门口遗址发现了炭化麦，出土于海门口遗址第六土层，被基本确定其已有接近3000年的历史。先秦《麦秀歌》：“麦秀渐渐兮，禾黍油油。”麦子吐穗，竖起尖尖麦芒；枝叶光润，庄稼茁壮生长。麦子从低沉的古歌中一路伴随人们蹒跚跋涉的脚步，抚慰一个个空荡荡的胃，强壮男人的骨骼，滋润女人的肌肤，使孩子慢慢长大，老人安度晚年，饱满清瘦日子、长长流年。

阳光越来越硬，阳春雾已散，天空渐高渐远，一泓幽蓝无际，通透、顶负残雪的苍山如置于院中的一张几案。一群群有着红黄绿羽毛的彩色麦雀起落间飞过翠绿的山梁，嘀哩叽啾地掠起一阵阵山风……

“今兹美禾，来兹美麦”，今年的禾苗长势好，明年的麦子收成一定好。我们寨子种植的是一种被乡亲们称为“大麦”的麦子，不高，抗倒伏，耐干旱寒冷，适应高海拔，麦芒长而尖，麦粒小而饱满。麦地离寨子很远，麦子种下去后，队长不时找两个人早早地吃过饭，带上干粮到麦地里查看苗情长势，回来说，苗长势不错，就不再管它。回来说，苗干焦焦的，队长就在一阵雨后派几个人扛上化肥去地里撒，施肥。等麦子灌浆时，又派几人到地里查看，根据麦子抽穗灌浆情况来谋划一个生产队夏收后的粮情。进入三月底，向阳坡的麦子就东一片西一坡地熟了，麦雀就来了，地里就得扎上穿上破衣烂裳的草人，在迎风的坡上挂几块破铜烂铁。风来，草人动，铜铁叮当响，和队长派去撵雀的社员一起从鸟雀嘴里抢食。派去撵雀的社员不时捎话回来：“再不来收麦，今年的包子饼子都在雀肚子里了。”队长回话：“该来的时候会来，专心撵雀，不要话多。”

寨子附近的蚕豆豌豆都收完后，收山麦的队伍出发了。

这是一支奇怪的队伍，出动了寨子里的男女老少，牛羊马猪，追山狗伸着长长的红舌头，在队伍中窜去窜来，显得异常兴奋。骡马鞍子上驮着农具，蓑衣、镰刀斧头，驮着炊具，锅碗瓢盆。寨子空了，剩下一个空寨，等着收山麦的人驮回一季的收成。

队伍出寨子，打头的头骡的身影已翻过远处的山梁，队伍的尾巴还未完全出寨子，穿行在山褶皱中的这支在春荒中煎熬多时的队伍，在他们的领头人带领下走向远山的麦地。长长的队伍，在如海的山间，时而在生活的浪尖，时而在时光的谷底，阳光硬生生地递过来，风热烘烘地吹个不停……

队伍不断向前，父亲说：“走不动了，就骑马。”我骑在马上，视野一下开阔起来，看着长长的队伍，心中升起一种莫名的情绪，是骄傲，是迷茫，抑或什么也不是，只是觉得这条麦收的路真是长啊。

开割，麦收的队伍长长地在山梁和洼子间摆开，从山脚一直排到山岗上，男女老少齐上阵，麦子割倒放在身后，竖麦的人将麦把一个个竖起，一排排“麦人”重新填充了麦地。麦雀在割麦的队伍前起起落落，如大雨砸在坚硬的地上倒溅而起的浑浊水花。我和同伴们负责撵雀，发出高低各异，奇形怪状的声音，喊声泼出去，麦雀在这声浪中从这个山梁飞向那个山梁，从这个洼子飞向那个洼子，这一片片“嘀哩叽啾”的彩色云朵始终在麦地里飘来飘去。牲口们在割过的麦地里东一下西一下地捞食，走了长长的路，它们应是很饿了吧。

麦雀是撵不走的，它们饿啊，我这样想。父辈们在麦地里挥汗如雨也舍不得停下来休息一下，他们也饿啊。在麦地里疯跑一阵，麦雀不知什么时候飞走了，麦地里安静了下来，吃饱的牲口有的躺在树下反刍，有的还在东一下，西一下，不紧不慢地寻草。我和同伴们挑选粗壮的麦秆，从一个节处掐断，留下个节，从中间均匀地剖开，制成“麦笛”，放嘴里吹，发出“呜呜”的声音，根据吹气的强弱能吹出不同的旋律。不知不觉中“麦笛”的旋律成了同伴们几天前在生产队大队部看的广场电影《上甘岭》中唱的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……”我们的山寨没有大河，我们山寨也没有稻花香，有的是几山几梁的山麦和山下溪流在阳光下不时翻起的雪白小浪花，有的是麦雀一阵阵地飞过种满山麦的山岗洼地。

“休息，吃饭了。”队长大声喊。社员们在领头人喊声中放下手中的镰刀绳子，挖一个土坑为灶，发起野火，篝火加热所带干粮。麦雀吃饱走了，割麦的人空荡荡的胃需要安抚，石头树叶为座，大地为桌，摆上粗粮做成的“佳肴”，开天地间的大席。我记不起我与父亲当天吃了什么，只是记得当天的野火灶烟熏火燎，吃饭的人散落在野地里，很多。还有我与同伴吃了从树荫下和背阴处找到的还是青绿的麦子，放在火里烧后，用手搓出麦粒，放嘴里咀嚼，麦香很足，有淡淡的甜味。

饭后，开始在打麦场上打麦，打麦场是早前队长派出的撵雀人铲削好的。麦子从地里背到场上铺好，打麦人手持连枷分两排面对面站立，你打下，我扬起，起落间麦粒从麦秆上脱离下来。一面打过翻转过来再打另一面，反复捶打，以使颗粒归仓。打完后用筛子筛，簸箕簸，去除杂质后堆放在场边，等待按工分分配给各家。

趁大人打麦的时间，我和同伴们到山梁高处找野杨梅，野杨梅这时也可以采摘了，麦雀不吃杨梅。“五月杨梅已满林”，我们爬到高高的杨梅树上专挑已变红的杨梅采摘，但这时大部分杨梅还是青色的，酸涩，只有少部分变红，极少部分变成了黑色，这是已熟的杨梅，味道是酸甜的。我们在杨梅树上专挑成熟的杨梅吃，一个个嘴被染成了紫黑色。岭上的风越来越大，杨梅树在风中不停地摇摆，太阳慢慢撞上了远处的山脊，一群群麦雀不断地越过风中的山梁，如一面面漫卷的旗帜，鸣叫着向远方飞去。

分麦是收麦最重要的时刻，父亲是生产队里的会计，他和队长按每家每户的工分数和估计的麦子收成量，一起计算出每家的分成，一家家地按户主名逐一分配，叫到户主名的人家将麦子撮到麻袋里，上称称重，去多补少。分到麦子的人家将麦子勒在马驮子上，分批往家里赶。最后一家分完后，父亲将我们分到的麦子架到鞍架上，用手抓起放在马背上。我家劳力少，工分也少，忆起大概分到五十斤左右的麦子。这时我家的牲口在麦场边已围成一圈等主人赶回家。来时浩浩荡荡的队伍，现在只有我们一家在最后往家赶，队伍没有了来时的喧闹，牲口的蹄脚也似乎很轻。

我疲倦地伏在父亲背上，只觉得晚风很凉爽，山岗上走着的月亮很大，月色明朗。

这是我上学之前的事，也是我参加的人数最多的一次农事劳动，之后不久，我就去上学了。再后来，我们寨子也同全国农村一样实行了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”，印象中，我家的粮食一下子多起来，父亲的会计业务也只算我家自己的账。后来，离家读书，我就离开了我们的寨子。工作后，只在节假日才回去看望父母，和我一起撵麦雀的伙伴有的留在了寨子里，有的和我一样离开了寨子，留下和离开都如一只只麦雀飞过一座座山岗，去寻觅属于自己的那一把麦粒。

时光过去多年，回想起来，从那以后，我就再也没看到过那种彩色的麦雀。现在不时想起那次麦收，脑海里满是一群一群飞过山岗的彩色麦雀，闪动的是父辈们与鸟儿抢食的疲惫身影，耳边回响的一直是嘀哩叽啾的麦雀叫声。澄澈的麦子勾勒出故乡的模样，麦的清香漫过童年的山梁，风的模样打在金色的麦芒上，麦子为鸟儿打好行囊，群鸟结伴奔向远方，山梁上打灯笼的月亮，指向家的方向，烟火人间，一轮一轮熙熙攘攘。

我是洱海岸边一棵树

曹继升

洱海的蔚蓝洗涤着天空的底色
让飘逸的云投射进自己的心波
把全部心情都打扮成少女的样子
我是你岸边一棵树
有些痴痴傻傻
就那样静静地望着　望着
日日夜夜却不知疲倦

洱海的清澈荡漾着来来往往的心事
让恬然和静谧注释进匆忙的脚步
把跌跌撞撞的疲惫转换为成年人的沉稳
我是你岸边一棵树
有些懵懵懂懂
就那样定定地看着　看着
最终的点点滴滴里都写满了感动

洱海的风吹拂着每一个擦肩而过的身影
让行走的快乐凝聚成惬意的汗水
把现实中的无数压力挥洒成眼前的诗意
我是你岸边一棵树
有些唯唯诺诺
就那样轻轻地读着　读着
在堆砌的辞藻里发现
沧桑的样子其实很美丽

落　日

丁成武

山谷越来越暗
天空不再蔚蓝
西边的山尖上搁着金色的太阳
大地有点孤单
母亲倚在窗子旁
斜长的影子，望着前方

落日缓缓滑坠
披散的霞光刺向无边的莽荒
拼尽了所有的力量
母亲的絮语唠叨
流淌在起伏的山脊上

收回全部光芒
母亲闭上了双眼
历经八十三个春秋后
太阳沉入了山的那边
走过人间一趟，母亲
用尽一生的时光

永平二题

赵振王

曲　硐

曲，是表现形式
硐，是内在结构
曲硐，是一个民族
灵魂的存在

小狮山顶，透亮地写着
有关曲硐的来历
拜塔脚下，暗藏玄机
神秘的洞穴，犹如脐带
连着博南与永平

曲硐，温泉氤氲
一个区域蒸蒸日上
在几度成为县城的边地
不用查阅典籍
徐霞客游记里的曲硐
仙雾般弥漫着

曲硐，一块质地极好的丝绸
系在南方丝绸之路的细腰处
在古博南这个段落
悠远未散的马铃声
温暖史册里死去活来的章节
汽车喇叭，激活千年驿站
笑看动车的汽笛
经过永平，抬高由来已久的音阶

花　桥

花桥，古博南的县址
坐在历史的风景里
经久不息地翻唱着
千年马帮粗壮的鼻息

聆听的快感
呈现出古驿站的形状
与斑驳的石板缝
唱着歌的马蹄声
和声共鸣

南方丝绸之路
留下太多的象形文字
记录着有板有眼的
马锅头的爱情故事
成为光滑石板路上
充满活力的人生课题

悠悠古道
厚重的生命版本
释放出来的征服情绪
每时每刻都怂恿我
无畏地继续前行
走出马锅头祖先们
坦然从容的速度

文艺评论

用心贴近美丽洱海

——读北雁长篇散文《洱海笔记》

■ 李灿斌

有幸参加由云南省作协、大理大学文学院共同举办的北雁滇版精品图书《洱海笔记》首发暨座谈会，回来后，阅读这本书成为我工作之外的必修课。每天沉浸在洱海优美的自然风光、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说中，掩卷沉思，感慨万千。

回想起来，我的大半生都与洱海有关。我的童年、青年时期，具体说是高中毕业到外地求学之前，都是在洱海上游的邓川度过的。弥苴河、罗时江，弥苴河两岸留下青春的足迹。家乡风光秀丽的西湖、绿玉池边一个个清晨和黄昏的记忆，伴我度过求学思乡的一个个不眠之夜。后来，我回到大理，开始了自己的“电力人生”，最初到洱海东岸的挖色供电所从事基层供电服务工作，上下班绕洱海半圈。再后来，我从事电力宣传工作，奔赴洱海保护配套供电服务现场，到大理古城开展节日保电现场，到服务春耕、秋收用电的最前线开展新闻报道。记忆中有太多洱海的美丽，那么多对洱海的钟爱和眷念，让我对北雁的《洱海笔记》爱不释手，跟随北雁的文字，我用思维环湖一圈，再次走进记忆深处的洱海。

文中可见，北雁是一个有心人，他无论做事还是写作都用心用情。从2018年春天开始，他沿着洱海徒步环湖一圈，足迹遍布洱海沿岸的村庄河流山脉、名胜古迹、岛屿湖滨。首先是《洱海笔记》以时间为线索，以空间书写方式全景式展示洱海的奇特景观。作者处处留心，多角度细致观察，根据描写对象的不同和表达的需要，决定用笔的详略，对小树林、龙龛、白鹤溪、小邑庄、富美邑、古生村、仁里邑、桃源等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村子以及十八溪的特点细致入微地描写，展示在洱海西岸边的特点；洱海北岸的罗时江、弥苴河、永安江的人文典故，则以粗线条展示；东岸的双廊、挖色、小普陀、罗荃半岛、金梭岛的表述，细中有粗，工笔和写意相结合。让人读来如临水边，如观实景。最难能可贵的是，他对环湖村庄的每一次落笔，都做到角度新、观点实，着力避开雷同和重复。纵观整部书，处处体现了作者对文字组织和文章架构驾驭的娴熟功底。

《洱海笔记》立足现实、回忆过去、遥望未来，展示出宏阔的空间想象和思考，将过去和未来融合在一起，面对市场经济大潮扑面而来，洱海生态面临的危机，表现出对洱海未来的忧思，推动大理各族群众对洱海保护的思考。作者或抒发忧思，或夹叙夹议，以身边事引导读者思考：人生存和发展究竟需要什么？我们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什么？人类究竟怎样才能和自然和谐相处？从这本书对推动环境保护的作用来看，我认为它的价值远远超过描写自然山水的美文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回头看这本书，它关注环境、倡导绿色生活的价值会越加凸显。

从《洱海笔记》中，品味人文古迹、感受到传统民族文化，与文化名家作近距离交流。读《洱海笔记》，我知道洱水神祠是为斩蟒英雄段赤城修建的庙宇。我在“洱海四大名阁”之首的浩然阁品读杨慎、李元阳的美文；在世隆皇帝驻足的龙龛码头流连；在洱海之源的西湖走近优秀的经典《徐霞客游记》，为美景、美文折服。在青索村“汉武乡侯诸葛亮南征渡军处”，在感受悠远历史的同时，我知道民国初年的教育家杨琼，他曾让邓川教育成为全省之冠。在阅读中，我又一次次走近白族绕三灵、火把节、中元节、本主节，贴近本土文化，触摸白族文化的根系。这本书把自然、人文、风土人情有机融合，是普及大理人文知识、宣传大理本土文化的一本难得的乡土读物。

北雁在下篇中采访了洱海生态的变化，展示生态教育成为一种时尚，以及产业转型见绿水青山的成果，让我们看到以绿色为底色高质量发展的曙光。洱海保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《洱海笔记》给我们的启迪是：从我做起，从现在做起，从小事做起，共同保护好这一汪纯洁的碧水，一起书写好诗意大理天蓝、地绿、水清的锦绣华章！

五月栀子香

■ 晓风

初夏时分，迟到的高原雨连下了好几日。迎接这雨最诚挚的方式，是把伞丢在一边，张开双臂，仰起头，闭上眼睛，让两个手掌心和整个面部，去承受大自然的爱意。我相信，每一个喜欢大理的人，都会爱上这种轻盈、凉爽的感觉……

渐渐地，这朦胧而惬意的爱，增加了新的维度，那就是花儿的馨香。它刚开始时若有若无，接下来几天，便由淡变浓，慢慢将那半条老街、一片海滨，或一个社区的口袋公园，都沉浸在醉人的气息间，让人感受到生活的无限美好。如按中医“五气”之说，清香气最宜入脾。每逢春夏之交，人体肝旺脾虚，可用花卉之香气调节，以行脾运滞，平衡肝气。可谓天地自有大爱，无所不包，又不着一点儿痕迹。

刚开始时，我以为香味来自橘属或木兰属植株。比如，橘子、柠檬、木兰花之类，因它们的花期正好在五六月份，但细细一嗅，又觉得不太像。我停下脚步，顺小路低头寻去，并很快找到它了：在古城的石墙下，一株株栀子树绽蕾怒放了。看一下吧，那浓密的繁叶，衬托着洁白如玉的花朵，是那样的美丽与精神；带露的黄蕊纤翘，如有气雾正从蕊间不停地涌出…… 哦，这香是有别于其他树木的。虽没有十月桂花那样的高亢浓烈，也没有丁香花那样的冷冽高远，但它是幽静而恬适的，香而清逸，最能贴近市井人家心肠。

大诗人杜甫曾云：“栀子比众木，人间诚未多。”我想这绝非过誉之词。栀子叶冬夏长青，碧绿而油亮发光，端庄厚重的花朵，玉洁冰清，散发出浓郁的醇香，沁人肺腑。即使是花黄凋萎，仍会留香不息。在《群芳谱》中，栀子的花语是“喜悦、坚强和永恒的爱与约定”。它的叶片经霜耐寒，专注地等候了十月余，才迎来花朵的开放。也许，你会埋怨等待的时日太久，但这是一树花儿和枝叶间的约定。就像一位白族姑娘和小伙子间的约定那样，坚贞、执着，一生一世永不改变。

“雪魄冰花凉气清，曲栏深处艳精神。”作为中国的传统花卉，栀子树原生于山野，以后逐步移于园林间。在家家植树、户户养花的大理，它更是倍受喜爱的观赏花卉，随处均有栽培。栀子花最接地气，它荣辱不惊，贫瘠的沙石土，肥沃的黑土地，统统不挑，给它个天地就能生长；它识时务，知进退，根系遇旱则伸，遇涝则缩；它能与别的植株相济共生，简直是一位植物王国里的谦谦君子。

城南一位白族老中医，在自家庭院种植了数十株栀子花，诸品中尤以“红栀子”最奇。每年此时，前来赏花、索花者便络绎不绝。老中医又擅长中医药，除为患者开方治病外，他还会收集院里的栀子花、果，晒干后碾成粉末，佐以当归须、大黄藤配成药泥，专为近郊的农民和打工者免费敷伤疗疾。一剂消肿，二剂散淤，真可谓是仁医良药了。

一花一世界，在花中最能照见自我。栀子花除“孤枝妍外净，幽馥暑中寒”外，更与人有一种永恒的爱的约定。即便萎谢化泥，也要留香于世，为更多人解除病患之苦，这该是一种何等的情操啊！五月栀子香，五月大理美。由花及人、由人及花，我突然想到，栀子花洁白如玉，而大理白族自古尚“白”，也许这正是一种高尚精神的相互传承。

夏日山村　　杨利军　摄